

十 日 刊 第二十一期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國民大會可以不開了

王季高

『如果不辦選舉，西洋鏡沒有戳穿，大家跟着喊提倡禮義廉恥，雖然是掩耳盜鈴，却還像煞有介事，自可動人聽聞；但是國代選舉開始籌備以後，一逼賄選聲中，禮義廉恥却不知飛到那兒去了。』

日本對華的認識不足論

林雲谷

『中日關係難於調整，完全是日本對華的認識不足之故。……如果日本誠意調整兩國關係，毅然取消滿洲偽組織，廢除上海塘沽兩停戰協定，取締其浪人在華的一切不法活動，則中日關係必立見明朗，中日經濟的前途必互見其利。』

為競選國大代表者進一言

曹種文
孫葆華

蘇聯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

韓 蘭

杜嶺三日話蓬萊

每份售大洋五分

(郵費在內)

禮查咖啡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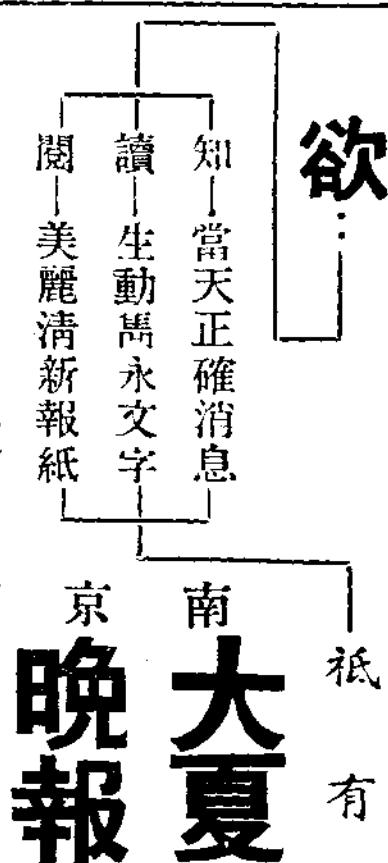
中山東路 68-70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招待週到

是非公論 第二十期

內容

- 國民大會可以不開了.....王季高(一)
- 日本對華的認識不足論.....林雲谷(五)
- 爲競選國大代表者進一言.....曹種文(八)
- 國代一片賄選聲.....顧傳泗(三)
- 牯嶺三日語蓬萊.....蔣文哲(三)
- 蘇聯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通信
- 書評：校讀英國文官制度書後.....陳友松(四)



可滿尊意 定價：每月大洋三角
 (日出兩張) 電話：二三二九號

第一支店	南京洪武路二二八號	發售
第二支店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中西
	杭州青年路二號	銅模
承印中西書籍簿記表冊		鉛字
華豐印刷鑄字所		油墨
		材料
		卡片
總店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印刷

國民大會可以不開了

時局已經非常嚴重，然而人們似乎漠不關心。住在首都的人，縱令偶爾聽見黑夜搬家的事，大致的說，空氣仍然是很鎮靜。在這種環境之下，大家似乎都在想：鄰邦的火山，自從甲午年之後，即已朝夕在望，現在儘管加倍爆發，古國之末日，也許還沒有到。但是，這不過是一種希望而已，究竟如何，誰又知道？爲目前計，大家正因爲消息不靈通，自樂得糊裏糊塗，得過且過吧！

一個政治上缺乏組織的國家，當着國難最嚴重的關頭，普通人民，會表現非常的沉着，這未始不是國家之福。但是天公偏偏不湊美：命運多乖的中國，好不容易得逢一個豐年，而且西南糾紛，亦告解決，却在外交緊急的空氣之中，會鬧什麼國民大會選舉。如果不辦選舉，西洋鏡沒有戳穿，大家跟着喊提倡禮義廉恥，雖然是掩耳盜鈴，却還像煞有介事，自可動人聽聞；但是國代選舉開始籌備以後，一逼賄選聲中，禮義廉恥却不知飛到那兒去了。因此，在國難最嚴重的當兒，我們聽不到看不到一個解決國是的具體方案，整天兒耳所聞目所見的，祇是：到底是「圈而

不選」，或是「選而不圈」？「不圈不選」，或是「又圈又選」？一個民族，到了牠的生死關頭，還會有閒情逸致來辦理選舉，這不能不令人佩服牠的偉大，然而，這又未免太難乎爲情了。

外交緊迫，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我們還應該「兜圈子」嗎？我們難道不應該用全副精神，羣策羣力，來應付此非常局變嗎？我們一般民衆，在個人方面，或許沒有什麼力量，但是責任却非常重大。明瞭了我們的責任關乎國家之興亡，我們就應該造成輿論，以爲政府之後盾，很坦白的昭示鄰邦：在友誼與感情方面，我們是忍無可忍；在主權與土地方面，我們是讓無可讓；和平如不出於互惠，犧牲自不限於一方；萬一邦交破裂，兩國火併，燎原之勢，不徒影響歐美，並將貽害子孫。在我國人民，假使欲作如此坦白之昭示，而冀其感動強蠶之鄰人，除四萬萬人，精誠團結一德一心外，自難望其有所成功。故當今之時，爲挽救時局，復興國家計，亟宜維持固有道德，停止無聊政爭，利用已有之政治制度，完成百年之興復大計。爲其

如此，故敢毅然決然，主張政府立即宣布停止籌備國民大會，並將訓政時期，暫時延長，以遠東局勢，稍形和緩，然後徐圖另議，以爲挽救。

其實，我們之反對召集國民大會，並不自今日始。從政治理論和實際環境兩方面着想，我們早就覺得國民大會之召集，在此時不徒不必要，而且根本就不應該。其理由所在，大致不外國民大會之召集，係（一）違背孫中山先生之遺教。根據孫先生手著之建國大綱，（第十二條，第十三條）須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方由立法院根據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議訂憲法草案；然後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現在訓政與憲政，既毫無成績之可言，我們如果不願違背孫先生的遺教，就不應該於此時議訂憲法，並籌開國民大會。所以我一向就主張「大家……（應）該老老實實的再埋頭苦幹十年或八年，從各縣開始，努力訓政和憲政時期之工作，而不應於中央方面打算，憑空的起草不落邊際的憲法，和籌備很難代表人民真意的國民大會」。（參看余所作「過渡條款與過渡憲法」一文，載本刊第八期）

（二）違背約法之規定

孫先生之主要遺教，於民國

十八年三月，即經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爲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國民會議制定六月一日公布之訓政時期約法，又復規定

「訓政時期之政治綱領，及其設施，依建國大綱之規定」。（第二十八條）關於議訂憲法草案與召集國民大會，約法則更進一步，依照建國大綱（第廿二條第廿三條），明文規定「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與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到時採擇施行」（第八十六條）「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國民政府應即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第八十七條）是見建國大綱之規定，已由個人之主張，演爲國家之根本法；不徒人民有遵守之義務，即根據約法所產生之政府，亦須奉行不悖。茲則不待憲政之施行，而逕行議訂憲法草案，並籌開國民大會，擬由其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是不僅違背孫先生之遺教，亦且於目下實行之約法，有所牴觸矣。

（三）違背民主政治之精神 根據憲法草案，國民大會組織法，與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此次召集之國民大會，除「得列席」之「人員」不計（詳見國民大會組織法第

四條），出席之代表，既有依選舉法選出之代表，復有所謂「當然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而選出之代表，又可分爲：（甲）區域代表，（乙）職業代表，（丙）特種代表：（子）遼吉黑熱四省代表，（丑）蒙藏代表，（寅）僑民代表（卯）軍隊代表。其名稱與種類之繁多，試以世界各國之人民代表機關比之，實無其匹。在組織方面，其情形之複雜，唯英國之貴族院尚可比擬。然英國之貴族院，乃中世紀傳留之陳跡，以富於保守性之英國人民，猶不少主張完全廢除者。以實行民權主義自許之中國，奈何亦多所顧及，而不能毅然決然，採納較為簡單之代表制度，實令人不解之至。區域代表制與職業代表制，各有其長短；今兼同採納，以此之長，補彼之短，是猶可說也。已失之四省，及蒙藏與僑民，因情形原卽特殊，列於特種代表制範圍之內，揆之事理，當亦不能非議。但召集國民大會之本意，既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所有軍政與訓政兩時期之各種勢力，不能代表全體人民者，自不應保留於國民大會組織之內。今有「當然代表」與「軍隊代表」之規定，其與結束訓政及實行憲政之原意，有所違背，其理至明。無怪乎關於國民大會之各種法令公布

以後，即人言啧啧，誠可謂不爲無因也。

不徒此也，各種代表之產生方法，又復彼此不同，且無一合乎民主政治之精神者。試以區域代表之選舉而論，則必經之手續，必須有四：（一）推選：各省及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應出代表之名額，依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之所定名額爲該區應出代表名額之十倍。（二）簽註：省政府對於各選舉區所推選之候選人，在呈報國民政府指定前，得簽註意見。（三）指定（圈定）：各選舉區所推選之候選人，由國民政府就中指定三倍於各該區應出代表之名額爲候選人。（四）圈定（選舉）：各選舉區代表之選舉，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其選舉票應載明國民政府所指定之候選人全體姓名，由選舉人就中圈定一人。依此種規定而產生代表，則代表候選人之推選，簽註，與指定（圈定），其權操於官吏，人民絲毫不能過問；而所謂選舉也者，實僅由鄉鎮長省長，人民投票選舉；被選舉之人，自可名正言順的代表而政黨乃政府以外之組織。故議員候選人，由政黨推選以後，交人民投票選舉；被選舉之人，自可名正言順的代表

人民。今我國所實行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制度，候選人之推選，全由官府包辦，然後交人民「圈定」。試問所選出之代表，果係代表人民，抑或代表官府？訓政結束後第一次國民大會之代表，既如此產生，又試問所選出之代表，果係代表憲政時期之人民？抑或代表訓政時期之官吏？故嚴格言之，目下所籌備之選舉，在理論上，其弊端所在，則（一）訓政時期之官吏，既包辦憲政時期之選舉，則第一次國民大會之開幕，實僅訓政時期之延長，而非憲政時期之開始。（二）國民大會成立以後，實係官治現象，而不能表彰民權；因之孫中山先生權能分治之學說，亦仍然不能得一具體之表現。

或者謂：在論理上反對召集國民大會，容或有理，其如九一八以後之非常局面何？爲答此問而對中國之實際環境加以考查，則願與政府同赴國難者，固大有人在；但人民本公民之天職，要求在非常時期，盡忠於國家，自爲一事，而政府結束訓政，開放政權，又爲一事。訓政之結束，與政權之開放，絕不能即此解除國難；是國難之解除，亦即無待於訓政之結束，與政權之開放。同時人民果具拯救國家之決心，原不必在政而後有爲，又何待乎訓政之結

束，與政權之開放？且政權果其開放，不徒國難不能解除，勢將引起無窮之政治糾紛。辛亥革命以後，舊國會、新國會、新新國會等所鬧的一團糟，何嘗對於外交問題之解決，有所裨益。往例是如此，我們豈可再蹈覆轍？若更循以外國之實例，則歐戰興起之後，凡行政機關無固定任期之國家，（實行責任內閣制之國家）因外交應付，感覺棘手，多即延長國會任期，停止議員選舉，拋棄政治爭鬥，組織混合政府，藉全體人民之力量，以支持非常之局面。他人之政府組織，在平時原即建設於合法的政黨爭執之上者，當國難發動以後，尚且犧牲政治爭鬥，成立舉國一致之政府，俾政府應付外交，得有全民之擁護；奈何我國實行一黨訓政，原無政爭，爲時已久者，當國難嚴重之際，反將訓政結束，無所爲而製造無限之政治糾紛，以增加應付外交之國難？由此言之，從實際環境着眼，爲排除國難計，政治爭鬥，即有停止之必要，其義明矣。

綜而言之，外交緊迫，旣已陷於非常嚴重之局面，唯一應付之策，祇有強化已有之政府組織，積極的準備解除國難。爲達到此項目的計，即須停止籌備國民大會，並將訓政時期，暫時延長，俾得根據孫中山先生之遺教，與約

法之規定，進行訓政時期與憲政準備時期之工作，以期真

正之民主政治，早日實現於中國。

(王季高)

日本對華的認識不足論

在今年九月十五日以前，調整中日關係的呼聲原高聳雲霄，而自九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張羣接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接着且有十六日及二十三日兩次會談之後，兩國關係不惟調整未成，甚至因此轉趨緊張。而其緊張的程度，則由日本方面的態度不可一世而加重。試觀九月二

十八日日本外交大臣有田八郎在東京接見外國新聞記者說，中日關係已臨歧路，不是好轉，便是惡化，而決定的樞紐則在於中國能否伸手與日本相握。又說，中國方面必須十分認識中日間的事態。如果對於事態缺乏十分的認識，將成重大結果的原因。十月一日英國路透社的東京電訊說，日本軍部各領袖對於中日局勢所採取的立場，可概括於下列一語，即日本必須充分準備於必要時訴諸武力是。十月二日奉有田之命而來華傳達訓令的日本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主計在火車中對其本國新聞記者說，從調整中日國交之點觀之，現在為絕好的機會。鑑於中日關係的過去，若這

次會議陷於決裂時，日本在面上，將實行實力的行使。本人攜帶的訓令，乃為表示日本政府最後的決定之不變的鐵則。根據這些消息，我們可以明白日本目前實持着威脅中國屈服的方針。由於他們保持這種有己無人的方針，我們自不難想像今後中日關係的嚴重性。

從民國二十年秋日本開始強佔中國東北到現在，日本朝野對華有一貫的成見，即自信其國勢優越於中國，中國若不受其支配，亦必以力使中國受其支配。因為他們有這種成見，所以在今年九月十五日以前，屢屢倡導調整中日關係的論調，旨在以調整的美名，求達不必發動武力而得支配中國的目的。迨九月十五日以後，他們看見這種目的不易達到，於是這幾年來一貫的成見便漸次流露於其對華的言行之間，大有中國此時如不聽其支配則他們只好唯力是視之勢。最近中日關係所以突趨緊張，主要的原因當不外乎此。今後中日關係如果真要趨於惡化的一途，主要的

原因亦當不外乎此。

時至今日，除非日本逼中國走上武力抵抗其侵略之路，否則中國對於日本，絕不會放棄和平，致自犧牲內部的復興機會。換句話說，只要日本不假調整兩國關係的美名，而對中國提出無理要求，則中國在不喪失領土不損害主權的原則之下，定將誠意與日本商量調整兩國關係的辦法，藉此樹立東亞和平安定的局面。倘使日本不此之圖，反逼中國接受種種等於亡國的條件，則從令內部的復興目的尚未達到，朝野亦必一致的持「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宗旨，奮起而作武力抵抗日本的壓迫之犧牲。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之間，中國張外交部長與日本川樾大使的三次會談，關於調整兩國關係的問題，毫無進展，無疑是由於日本方面所表示的調整意見，殊非中國方面所能接受的。

日本雖然極力否認其對華最近曾提出一如英國路透社所傳的要求，可是其駐華大使川樾於九月中三次晉謁中國張外交長之際，曾口頭表示日本對於調整兩國關係的意見，而其意見又非中國所能接受的，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正唯有這種事實的發生，所以日本軍部才有必要時訴諸武力的準備，而有田桑島等日本外務省首腦才有種種威

脅中國的強硬談話。假使日本當局不能高瞻遠矚，一變其恐嚇中國的態度，則將成爲「重大結果的原因」，實無庸疑。

截至作者草這篇短文之時爲止，日本對華的認識，實在過於不足。試舉淺顯之例來說。日本動輒以「訴諸武力」「重大結果」的話恐嚇中國，其實日本的武力絕難征服中國。縱令其不惜極大犧牲以武力侵略中國，結果必引起長期戰爭，終與中國兩敗俱傷，任第三國坐享漁人之利。

何況今日日本的內部危機四伏，如果一旦逼中國武力抵抗，與其構成長期戰爭，影響所及，其內亂將隨對外戰爭而來，殊屬可能。反之，中國的內部則因對外戰爭的發生而有益趨團結的希望。所以日本此時仍保持其武力足以征服中國的成見，適以暴露其對華認識的不足。

其次，日本以爲此時如不征服中國，則將來中國復興之後，日本更無支配中國的希望，抑且有被中國與其算賬的危險，所以不願中國真正興於將來而願中國變相亡於現在，因而一再逼迫中國接受聽其支配的條件，甚至有爲達目的訴諸武力亦不惜的表示。其實，中國未來之興是否爲日本之禍，全看日本今日的對華政策是否親善而定。如果日本誠意調整兩國關係，毅然取消滿洲爲組織，廢除上海

塘沽兩停戰協定，取締其浪人在華的一切不法活動，則中日關係必立見明朗，中日經濟的前途必互見其利。是則中國興後，只有感日本親善之德而益睦鄰，何致有與日本算舊賬之事。所以日本企圖支配中國，完全是對華認識不足的愚舉。

第三，今日的中國不是五年前日本可以隨意佔據其領土的中國，也不是二十年前日本可以提出要求逼其接受的中國，這是稍明白中國國情的人均共承認的事實。可是，日本方面，對於這點，却極蔑視，尤其盲目的，竟錯認中國今日的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爲中國昔日的大總統袁世凱，所以欲重演二十一條交涉時的把戲，這次曾一度要求與中國蔣院長直接交涉調整兩國關係的問題，以求達其威脅中國屈服的目的。其實，以蔣院長個人的聰明及其革命的使命，他決不會步袁世凱的後塵，日本當局如對華認識充足，對蔣院長必能另眼相看，決不會有這次要求與蔣院長直接交涉的無聊行動。

總之，中日關係難於調整，完全是日本對華的認識不足之故。假使日本不自視為強國而認中國爲弱國，則由其爲主動的兩國關係調整運動，當不致發生這次的僵局。現在因其對華認識不足，以爲武力可以壓倒中國，甚至以爲武力可以征服中國，於是對華提出種種名爲調整實則侵略的要求，才激起站在被動地位的中國的抗拒，才使兩國關係的調整陷於僵局。九月三十日東京大阪各地的日本報紙，一齊登載中國所決定的對日强硬政策五項目：（一）收回滿洲。（二）廢止上海塘沽兩停戰協定。（三）澈底制止華北走私及依中國法律處罰走私者，（四）華北五省自治問題不許第三國干涉，（五）在華日本軍隊不許隨意增兵。這個消息雖未見正確，然日本果能就大處高處着眼的一一辦到，則中國必將誠意與日本握手，而兩國關係必可得到圓滿的調整。但是，如果日本對華認識無相當的進步，恐怕一時尙難希望其有如此爽快的舉動。

（林雲谷）十月七日

爲競選國大代表者進一言

自五中全會決定於民國廿五年內召開國民大會，復經

五屆一中全會議定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京舉行，半載以還，經中央暨各省市當局積極籌備，當可如期舉行。惟是我國民衆對於四權之運用行使，向無訓練與認識，而民國以來所召集之各種會議，所舉行之各種選舉，又均未入法治之正軌，此次選舉進行，深恐積重難返，重蹈故轍，懲前毖後，殊切杞憂，用掬微忱，以爲忠告。

國民大會爲我國政治制度中特創之制，論其地位爲全國最高權力機關，舉凡國策之決定，中樞人員之任免，均由其發動推進。本屆會議爲第一次召集，其作用不特結束以往訓政時期工作，而憲政基礎之確立，民治精神之發揚，千秋大業，均賴是以循進。如能組織健全，則憲政之前途當可放異樣之光彩，反是中國政治固未容吾人過分樂觀也。故本屆大會謂其爲由訓政時期轉入憲政時期之樞紐可謂其爲憲政之試金石亦無不可。國民大會代表一面代表國民行使國家最高統治權，同時亦爲國民對於國家盡其最低限度之義務，其關係國計民生至重且切，願參加競選代

表者，恪守下列數事，以爲進行之鵠的。

一、政治鬥爭在各政治先進國家本已行之有素，視爲常事。惟政治活動，亦必有其重要條件，條件唯何，即態度光明，手段正當是也。蓋競選成功與失敗，應絕對以民意從違爲依歸，民意所向，不容規避，公意所棄，未許強求。而取得民衆信仰所由之途徑，更宜本其平昔主張，所學所見，以爲號召。得多數之信賴則進，失多數之同情則退。如是進間可以博得民衆之擁護愛戴，退亦不失爲光明磊落之士。反是如憑藉勢力或利用職權機會，採取非法手段，或與地方不肖行政官吏互相勾結互爲利用，故使鄉望素孚行能并懋之士不能入選，而不學無術敗行卑鄙之輩盡入歧途，其影響所及，不獨貽選民以不良之觀感，抑且有違國家訓導人民尊崇憲政之本懷。爲整飭綱紀嚴肅選政計劃事，遴選賢能，共圖治理，則競選者，對於選舉進行，

更宜咸體斯意，潔身自愛，不容有絲毫違背法令之處。萬一行爲不檢，故犯紀綱，則國法森嚴，豈容稍予寬假。即就個人政治道德，社會輿論，亦將成爲千古之罪人矣。選舉競爭爲政治活動之一種，政治活動有其應具之道德，應守之範圍，恪守範圍，敬恭乃事，方不失爲政治家之風度，此其一。

二、中山先生有言，人生應以服務爲目的，不應以奪取爲目的。對於其他事業應抱此種態度，對於競選代表尤應作如是觀。選舉權的行使，一面因爲人民之權利，一面亦爲人民之義務，競選代表絕不能與解決職業問題同視。

如單純的爲一個飯碗之爭，則社會上予吾人以此種解決的機會正到處皆是，黃包車夫未始不可博得一飽，而販夫走卒也未嘗忍受過飢寒，正不必以此聖潔清高的代表位置，作滿足一己物質要求之手段。如謂當選代表可以培植個人的權勢，則此次國民大會既爲中央庶政公開歸政于民之表示，將來會議席上精誠團結共濟危艱的空氣，必甚濃厚，應無植黨營私操縱張弛之餘地。苟懷此志，則動機已非純

正，豈足與言代表民意。是以代表首須澈底認識者，卽其地位爲利他而非利己，無償而非有償，犧牲而非享樂。而其必備的條件，學問須淵博，經驗須豐富，道德須高尚，見解須超達，刻苦耐勞，熱誠純潔，更有廣大民衆之擁護，信任爲之後盾。如自問上列條件都能具備，而又有爲衆服務的決心與熱誠，則當仁不讓。只須態度光明，手段正當，儘可公開競選，爲社會國家盡其最低限度之努力，而社會且將歡迎其完成此種偉大使命之不暇。反是，如對于上列條件不能適合，甚或別具野心，另有作用，則最好是另求高就，毋玷污此聖潔清高的代表席次。故在未參加競選或正在進行而值此進退問題在內心衝突的時候，應以平心靜氣的態度，冷靜的頭腦，縝密的思考，加以詳慎的考慮，一己的學問道德，經驗能力，能否負此國民重托，肩此國家重任。能勝任矣，猶須自問有無爲衆犧牲的決心。考量的結果，合此條件則進，違此條件則退。蓋個人的得失關係小，國家政治的隆污關係大，個人的榮辱關係小，民族的興衰關係大。利害輕重既然明晰如此不容或混，則關於國民大會代表的進退問題，又何用其徘徊于十字街頭，無所自擇，此其二。

三、更有進者，代表的進與退，應絕對以客觀的利害爲從違，不應以主觀的利害爲標準。假使一己的主張見解

，學識經驗，確乎合于中國目前的環境需要，順應世界潮流，則應坦白直陳，求得多數民衆之信任以爲進。反之便應知難而退，以讓賢能，犧牲小我的主張，服從大我的公意。夫身充國民大會代表，不僅求其能代表民衆意志爲己足，且須代表民衆行使四種民權，而近代政治又係專門化科學化的政治，欲應付裕如，自非專家不辦。倘行使此種國家大權之代表中竟有一二不學無術幼稚膚淺之輩混跡其間，則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國策之進行，將因是而蒙不良之影響。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其願競選代表者，權衡輕重，明辯是非，不逞意氣，不重情感，不

爲利慾所誘，不爲權勢所蔽，進其所宜進，止其所宜止，莫進其所不宜進，而不止其所宜止。識時務者爲俊傑，如此方不失爲代表的正當出處，和光明磊落的態度，此其三。

吾人謹以至誠切盼參加此次競選者，能以上述精神決定自身的進退，不要再站在十字街頭，前瞻後顧，莫知自處，不要作奸犯科，以身試法，更不要奔走鑽營，寅緣趨附；要爲中國政治史上放一放光彩，不要再在方始萌動的憲政史上種下惡因。

（曹種文 二五、九、二四、於白門。）

國代一片賄選聲

自有史以來空前盛舉之國民會議，各省市縣區初選，已漸次舉行而趨於完成了，我們這一批沒有取得代表資格只剩下半公民資格形同阿斗的老百姓們，對這次中央召集空前盛舉的國民代表大會，是具有如何的熱忱，如何的希望，以冀其克底成功，奠定憲政基礎。

但不幸方在進行選舉期間，各地初選。舞弊叢生，醜

態百出，京市與皖北的初選不法情事，已紛載京市各報與本刊十七期青萍君之國代初選形形色色，詳盡無餘，殊令人讀之髮指！據杭州東南日報載，浙江初選，也很有幾個縣份，有些有錢有勢的候選先生們，同樣的效法南京市少數敗類候選人，收買公民證的辦法，標出一定價格，公開的向公民們收買，每投選一票，代價大洋一角，關於這事

，該報復有論著痛斥道……無論如何，此次選舉，萬不能再蹈猪仔議員之覆轍，這就是我們小百姓們最低限度的一點希望！初選業告結束，我們浙江，有無憑藉特殊勢力與金錢來活動的人，大家總會知道的。現在正是各縣

候選人進行劇烈複選活動的時候，形勢已非前之可比，有無毛病，也頂容易看出來，風聞有幾縣已經在那兒定出什麼一角大洋一票的標準價格了！此言如果真實，則將來代表，沒有五六萬洋以上家產的人，是絕對不能當選的了。試問這種卑賤齷齪的代表，何異于猪仔議員，我們要他做甚！』

從這篇社論以及京市各報紙上面看來，我想決不是無矢之的，空造謠言，希圖拿金錢賄買公民證與標定投一票一角大洋的代價，已大有人在，是無待諱言的了。他們要實現賄選的一幕，他們在要將已往的猪仔議員的一幕把戲，再扮演于今日之國代會議場中。在中央當局，極力要在

這次國民大會，實現真正民治，做到還政于民之目的，而在這般希圖以金錢換得的賄選代表們，極力要在這次國民大會，大顯身手，重演猪仔一幕，以期實行篡竊憲政。以往猪仔議員，甘以身任猪仔，換得代價，任賊作父，出賣

民意，早已不齒人倫，今之欲賄選代表，乃以金錢賄人爲猪仔，收買民意，爲其升官之階梯，以達其升官之迷夢，非特對中央當局一片尊重民意的主張抹煞，其喪心病狂，卑微下賤，莫此之過。

更聞皖省某區初選時，各縣縣長，聚聯保主任于一堂，編列排號，縣長居中高坐，形同審案，每一呼至某號，則隨聲趨至案前，由一人唱名，一人授票，縣長以手指預定名單，一寫某人、二寫某人、三寫某人、逐次指示，投票者毫無一己之意志與主張，強奸民意，寧有甚于此者？且聞有未得地方黨政當局之同意，僥倖當選者，致召地方黨政當局之忌，不云反動有據，既說圖謀不軌，「捉將官裏去」，結果自動宣佈放棄選舉，有權有勢者，得以補充，始得釋放無事。更聞有縣長稱爲尊重民意，對本縣初選候選人，未加統制，即遭撤職者，種種非法，暗無天日，非筆墨所能罄其萬一。

就上面的情形觀之，浙江爲東南文化之區，京市爲京畿首善之地，對此次國選，尙未能完全依照法令辦理，不憑藉特殊勢力，包辦選政，便是行使賄賂，強奸民意，更無怪乎邊疆外省與窮鄉僻壤小縣，牛鬼蛇繩，不一而足。

這不但給此次主張還政于民之當局以失望，即全國稍有智識之民衆，亦莫不爲之憤慨不已也！

×太子說：『金錢萬能，在這個年頭，窮人多，能生活而無憂慮者少，銀子是白的，眼珠子是黑的，誰看見那白亮亮的銀子不愛？尤其是紅紅綠綠的法幣呢？我們有的是法幣，還怕不能戰勝一切麼？』

×傻阿斗說：『哦！金錢萬能麼？我不相信，我們要能持真理，我們要擁護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們團結起來，

枯嶺二日話蓬萊

慚愧得很：來往九江不知多少次，而從沒逛過枯嶺。

這次好不容易決心朝山，偏遇着江輪誤點，到九江已是蚊子臭蟲開始活動的時候，睡嗎，太早，坐又不安，算來算去，還是不如上山好。一打聽蓮花洞有轎，便坐車直奔蓮花洞，幸喜中國旅行社，廬山管理局正在煤氣燈下合署辦公，辦理『入山手續』，並不麻煩。櫃台外，十來乘藤轎，一順兒排着，好像歸隊受訓一樣，再看轎夫，個個穿上號衣，整潔異常，不覺暗自忖道：『廬山到底得風氣之先，

筆者曰：是非自有公論，這一般無恥不法之徒，跳梁小醜，終難逃我中央主政者之賢明當局眼簾，縱謄混于一時，終有敗露之一日，懲惡獎良，中央自有處置之道，我等小百姓們，請拭目以待之。

（顧傳泗 二十五年十月五日于南京）

大搖大擺，坐四人轎，這是生平第一遭，當然神氣十足，同時，廬山在望，也特別興奮，祇是轎桿太富於彈性，一上一下，吱格直響，連呼吸都得按照轎夫的步伐和轎桿的節奏，未免有點『鑿扭』。

黑夜裏，沒月光，轎夫們又沒帶燈籠，伸手祇見五指，五指外，一塌糊塗，不知是人是鬼，是虛是實，暗想；『不妙，今夜準會出岔，假使那個轎夫不當心，便有一

失足成千古憾」的可能！」由此往下推想，越想越不自在。這樣摸了十來分鐘的黑路，才走到幾間雞毛野店的小集上，買得竹筒火把。店家開口要三毛大洋一支，顯然是另眼相看，轎夫們幫着說，『這是官價』，自然也別有用意。

原來他們早不帶燈，遲不說話，爲的就是促成這個交易。

山脚下，涼風習習，吹來八月裏新稻初黃的青綠香，使人感覺得輕爽，愉快，彷彿十年前漫遊舊都郊外，欣賞西山邊雜花野草那種情調！

廬山素以雲霧擅勝，黑夜裏遠望，更其陰氣沉沉，像一團濃厚的烟幕，潛伏在地。山坡邊，雲霧比較稀薄，隱約可從灰白天空的襯托下，辨別出嵐峯起伏的雄姿。這時，蛙聲漸續，遙應着山溪間的水流聲，淒婉欲絕，廬山，罩上一層薄霧，更顯得神祕，冷酷！翻過了幾段山坡，蛙聲漸遠，微帶悽遲，而清泉激石，音調反覺雄壯。山路漸漸崎嶇，晚風也愈加峭寒，密霧濃雲，時時飛越轎前，偶從火把閃耀中，看見幾處奇峯怪石，烟樹茂草的景色，祇是悽迷的一片，幽雅而不真切！

爬到山腰高處，才望見山峯缺處的輪廓，烏雲彌漫，如萬縷清烟，斜挂在銀河邊，空氣越發潮濕，酷似未雨欲

雨的天氣。前面一片黯淡的燈光，橫鎖嶺頭、隔山人語，隱約可以聽見，想是離那萬人留戀的牯嶺不遠了。一陣斜風夾細雨，終於帶着薄寒，混入那綠樹低迷，層樓聳翠的『蓬萊仙境』，作幾日自在神仙！

牯嶺雖無異神仙洞府，不想仙人所居，仍不脫人間烟火氣，尤其是一般旅館裏那股烏烟瘴氣的油葷味，薰人欲嘔。設備也是虛有其表，內容或許遠趕不上都會裏一個普通的『安寓客商』的『高陸老棧』。好在祇預備打住三晚，

胡亂湊合一下就得了，何必定要舒適暢快呢？然而夏天的幾樁人生大事，因此不能圓滿解決，終是沒有別墅的人們一個時刻在心的大難題。老實說，這點缺陷，也未嘗不是避暑勝地的『萬綠叢中一點黃』。

牯嶺有條『正街』，並不見得『正』，更談不上富麗堂皇，大概因爲它是嶺上唯一的高等消費中心，所以稱之曰『正街』，以別於『正而非街』，或街而不配『正』者。這條街，恰與旅館相反，雖然敗絮其外，倒是全玉其中，古董洋貨，應有盡有，山珍海味，隨處皆是。祇是缺乏娛樂場所。大約上山之客，多半雅人深緻，早已忘情聲色，故無此需要。不過，假使有人投資創辦，民衆也未嘗

不熱烈的歡迎。洋行真行，懂得『生意經』，枯嶺也設分店，消夏用品，無奇不備；有些新巧玩意兒，恐怕跑完了漢口的三教街，還買不着。此外，小的商業場也時時大減價，並且歡迎參觀，盛意難却，不免時常得光顧一下。雖然進門並沒打定主意買那樣，而買好的那樣，也未見得精巧名貴，可是在枯嶺買的，總值得紀念，值得寶貴。爲了吃，爲了喝，爲了『瞎拚』(Shopping)，爲了表演時裝，山上的居民，似乎不能一日不進『正街』；因此，一天到晚，『正街』上，老是熙熙攘攘，人如流水轎如龍。特別是夕陽衝山，倦鳥歸林的當兒，不可不進『正街』，因爲這時，長袍短套，輕裝窄袖的各色人等，都有代表出席競走，洵洋洋大觀也，豈可不逛？

上面說到『逛』，而言不盡意，這兒似乎應該補充兩句，以免俗人誤解，有傷風雅。當然，談到『逛』要算北平人最夠味，除了公園、市場、大街不計外，還愛逛逛夜市、破廟、臭胡同，此之謂苦逛、窮逛、傻逛，而無所不逛，結果日日可逛，人人能逛，反而失去了『逛』的特色。至於京滬一帶的人，却祇知『白相』，娛樂、交際、或者活動，根本就不是『逛』。惟有嶺上的過客才是爲了逛而逛，

比較北平人更來得『乾脆』。而逛的奇跡，就在手拿柳條鞭，腳踏八字步，走一會，停一忽，風流瀟洒外，更充分地表現着太平盛世那種安然自得，與人無爭的悠閒態度。『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日忽逢大有年！』逐跡其中，好像偷入武陵桃源，不知有『滿』，何論『冀察』，既可避暑，又能忘憂却愁，長命百歲！由此觀之，逛之道大矣哉，求其如斯之乾且脆者渺矣！

自從中樞移廬辦公，嶺上的風光，頓時大異，輕鬆的空氣中，不免夾雜些緊張的情緒。加之，時局多變，公務特忙，不但首腦人物，日夜處理要公，忙不開交，就是一般隨從，也無時不在風裏雨裏雲裏霧裏，埋頭苦幹。至若應召上山的次要人物，在未見廬山真面目以前，那個不提心吊膽，生怕『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他如『達而不要』之流，自然更其淡泊甯靜，來去無蹤，『祇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所以枯嶺今年雖然大走其三年一轉的好運，實際上，出面捧場的還不是『正角』。好在『配角』之中，有富商闔賈，『客串』之中，不乏社會名流，而搬旗打傘以及擂鼓鳴鑼的腳手，也非『尋常王謝堂前燕』，故爾一台好戲，連演三月，依然門庭如市。怪不得老闆燒香

，轎夫蹣跚，忙着敬財神爺。

（華豫、八月九日、於漢口）

蘇聯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

「美國芝加哥大學赫黎斯基金學會The Norman

Wait Harris Memorial Foundation 係專爲研究世界問題而設。經該會董事之決議，一九三五年度集會

完全致力於研究蘇聯及其政策等問題，特請當代名人，如托洛楊諾夫斯基 Alexander A. Troyanovsky，

鮑益夫 Ivan V. Boyeff，羅賓 Vladimir Romm，

可汗 Hans Kohn，格雷安 Malbone W. Graham等

擔任講席，閉會後芝加哥大學即將此數演講編訂成書，命名爲「蘇俄及世界問題 The Soviet Union and World Problems」於一九三五年十月由該校印刷部出版。第一講題爲「蘇維埃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爲托洛楊諾夫斯基所主講。托氏爲蘇聯駐美公使，前曾任駐日公使多年，對於蘇聯在東西方國際關係有深切之研究，其言論早爲世界所重視。茲將其演講全文譯成中文如下：

我的題目，我知道，是我國在目下的政體之下，換句

話說，在蘇維埃政府之下的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

爲易於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起見，我們不妨離開本題稍爲涉及蘇聯政府在這國際關係的澎湃狂潮之中開闢一條新路所用以爲導星的理想。所以，我提議，先將我們關於國際事務的理想，略談幾句。

我們的主義是萬民的友好。我們是謹守此旨而不渝的。我們知道，這種友好是不能從天而降的，牠祇能夠由民族自己的努力，出乎他們的自由意志而產生。爲消除所有國際間的仇讐、怨恨和競爭，我們願意竭力去高舉我們那國際間無上的友好，睦鄰和合作的旗幟。我知道你們的字典中無「善鄰」Neighborhood 這個名詞，但是這個名詞恰好用來達出我的意思。或者，在所有的國家都學會了實行「善鄰」的政策之後，這個名詞便可以通用了。

我們很知道這個國際間友好和合作的理想，在某種宣

傳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間爲本國不斷的互爭霸權的範圍內，是不蒙採納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相信，友好是勝於仇恨，合作是勝於自驕自大，和培養好戰的精神的方法，我們正在盡力的貢獻我們全部的合作力量給其他所有愛好和平，而有意於樹立一種和平計劃的國家。

在我們的國境之內，我們竭力的將這友好的政策及和平關係灌注於所有在蘇聯廣大的領土上所繁殖的許多不同的民族中。我相信我可以說，各種異族間的友好，共存共榮的問題，在蘇聯境內已經解決了。假如我用一種成語來說，在我們的國家中已有了個「合衆國」，每國代表一個不同的民族。

在這國內的政策中，我們未嘗打算消除國家思想。我們並不斤斤於使各種不同的方言混同而爲一種統一的言語。我們的政策是在建立我們的新社會組織，使成爲一種國家的形式，而給予每一種民族以發展牠的本族的言語，牠的本族的文化、文學、藝術、科學等等的機會。不但如此，蘇聯裏面有許多較小及較爲落伍的民族，在昔時他們本來就沒有文字的，現在我們還幫助他們去找出他們自己的

字母，使他們能夠發展教育，而開了他們得以享受本族文化之路。

我們願鞠懷着一個全世界都能達到同樣境地的夢想——一個由許多自由國所集合而成的世界，各國自決其國是，各國都保存着牠自己的機構、習慣及文化，而對於發展和平的合作則大家聯鎖起來。在我們的範圍之內，我們已經試驗而做成了個模型，猶如你們在美洲，在你們的國家中，已做成一個模範一樣。「世界的合衆國」這個理想在今日實際的政治上雖不着重，但是牠仍然遺留在許多對於國際問題特別關懷的思想家的心中。

關於此節，我願意引述列甯的宏論，他確實是蘇聯政策一切基本原則的權威。這個特別的引證大概對於美國人是很有興趣的。當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的合衆國」的理想漸爲時人所討論的時候，列甯便反對這個計劃，他認爲這個計劃是與美利堅合衆國及日本不相容的。他的意思是，「歐洲的合衆國」的成立含有歐洲各國妥協的可能，這種的妥協不但是在對抗社會主義，並且在對抗美利堅合衆國及日本。他的著作中有說：

，在牠目下的經濟基礎之下，實在是感覺着經濟的停滯，換一句話說，在資本主義之下，歐洲的合衆國將

顯示出牠是一種阻礙美洲長足進展的反抗組織。共和主義及社會主義祇與歐洲相聯的時期已永成過去。世界的合衆國（而非歐洲的）纔能表現國際聯合與乎萬國自由的國家組織。而我們以為這種組織是與社會主義並行的。

列寧不願將「世界的合衆國」這個理想作為實際的標語，因為這個理想是和社會主義緊相聯接的，牠會因而產生出一種認為非以社會主義將全世界改組，則於一個國家中社會主義無以單獨樹立的解釋。

我願鄭重的序述列甯是如何的小心來計劃他的外交政策。以免被誤解其中含有專為歐洲利害關係設想而與美日的利害衝突的意義。他在的政治見解上，他是一個真正的大同主義者，但亦不忽視民族的特性和各民族的問題。

列寧——還有史太林——對於提倡認清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和顧及民族志願的需要上的努力在俄國無人能比。在他們的領導之下，蘇聯在國內不但樹立了各民族的極端自治，且承認了存在帝俄時代領土內的波蘭、芬蘭、立

陶宛、來多尼亞、及愛沙尼亞等國的脫離和獨立。

列寧對於國家自尊的觀念，並非不了解，但是他喜歡用他的特別方法來說：「我們愛護我們的言語和我們的本國；在萬事之先，我們當竭力的使我國的勞動民衆能夠達到了新的生活的標準，使與共和主義及社會主義相孚而不悖。」若仍用列甯的口氣說下來，表示我自己的意思，我要說，我們蘇聯的人民自有我們國家的足以自豪之處，並且，我們既然係一個自由共和的民族，我們願意和我們的鄰國建樹我們的關係在平等的，為人類謀幸福的原則上，而不採取屈辱他人，妄自尊大，封建的貪圖特權的原則。

也許我應該稍自約束而不說出我關於一個國際關係的組織的夢想，因為這個夢想也可以當作一種國家內政的干犯的。然而，我仍然大膽的這樣說了，因為無論何種國際組織，國與國間的組織，依我們看來，都可以根據各關係的國自己的決斷和自由的意志而實現。在我們的原則之下，無論作何種必要的改變以求實現世界的理想組織，祇能由各個關係國完全不受約束的意志來決定。

這個原則給予我那國際友好及和平合作的談論以相當的合法基礎，雖然我明明知道牠與若干政府的政策不相協

講，並且不能討牠們的喜歡，因為牠和他們的理想是不相容的。但是，這個友好及和平合作的政策，在我們的理論和事實上都已成爲這樣重要的成份，我們實在不能捨棄了牠而贊同那些仇敵、霸道和國家主義。這些主義都無以容納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中。一個同時生存的國家，假如打算要克服她的鄰邦，而中心存着優勝於他人的慾望和管轄他人的意思，她須有非常特別的理由。

我相信我可以說，我們沒有種族歧視的成見。在我國裏面，斯拉夫、蒙古、猶太、高加索、中國北方民族及其他的民族，——總共不下一百八十個民族——都能夠很友好很和平的同處着。某一民族優勝於另一民族的思想不存在於我們居民的心中。在若干的國家中，種族的仇視，有看作爲一種美德的，我很喜歡的說，在蘇聯裏面，牠祇足以引起大家的蔑視和震怒，並且，牠的實際的表現將認爲犯刑法的行爲，全體的人民也都是這樣的看法。例如反對閃族主義 Anti-Semitism，我們現在認牠爲一種野蠻的舉動，與文明的社會不相容——這也不過是俄國歷史上黑暗時代所殘留下的陳跡而已。

在蘇聯境內，種族爭勝的趨勢完全不存在。這種缺乏

種族優越思想的現象在蘇聯外交政策上亦極爲顯著。在這外交政策中，爲種族的理由而行霸道和侵略的思想完全欠缺。蘇維埃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善鄰的原則爲依歸的。

即關於他種的國家主義我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我們的理想是爲國際謀幸福的理想，而不帶有絲毫自私自利國家主義的好戰熱。就我們的觀點看來，虛張的國家主義是一個文明的病症，牠需要人類所有的善良成份共同努力來治療。爲長久的利益計，國家的自私似乎於自己不上算，因爲自私自利的國家不久便激起了各方不利的反應了。

經濟國家主義，在現今的時世，形成了帝國主義，竭力的侵略國外領土，做成經濟勞力範圍，爭取貨物出口和國外投資的機會，開闢新的市場及搶奪原料的新來源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國家所不懂得的。帝國主義不可避免的，終於趨向着一個新的戰爭。我不能想像我們的國家有可能使人懷疑爲傾向於帝國主義的地方。假如我們的國家是帝國主義者，她當然的要失却了我們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一切新社會組織的特色了。這樣的改變，也許會有人極端的讚揚了。但是這種的改變將使我國不復再爲國際和平的堅壁。也許我們所謂「試驗」所產生的一切不爲人所接受的堅

理想都歸於消滅了，但是，那些暢心悅目的民族間和平及友好的理想亦隨之而消滅了。在實際的意義上，歷史已予吾人以成敗的指示：我們實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祇能向一方面前進，若不繼續維持蘇聯及其新政策，以志在必成的希望努力於和平，則惟有放棄了蘇聯，放棄了她的新社會組織，並同時放棄了這個國際和平的有力因素。

蘇聯因拒絕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而產生，假如她竟服吃了她的制度起初所拒絕的毒藥，蘇聯的存在將非復爲蘇聯了。

英國有一句成語說，英國的國會是很有力量的，除了不能將一個男子改變爲女子以外，她能夠辦到一切的事情。但是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將蘇聯改變爲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蘇俄政府從來沒有攫取達旦尼里斯的企圖；或打算侵入滿洲；克服波蘭，芬蘭或其他波羅的海沿岸的國家；或打算在波斯、阿富汗或他處做一種努力範圍。我願意將蘇俄的真正目標揭示無遺。我們正在我們的國家裏建樹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有人或者會問蘇聯，在達到她的目標的過程中，是否須採取一種侵略和戰爭的政策。我們將肯定的回答：「否，她無須這樣」。

列寧曾說，觀乎世界各部經濟發展的參差，而蘇聯在

其四境之內已具有一切必要的原料，則創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實在是一件可能的事。世人現在都已知到史

太林、列甯的繼任者，於理論及實際兩方面都已證明列甯所說的都是對的，就是，蘇聯的確是具有一切牠所需要的東西來完成牠的偉大的改做工作。有一班蘇俄的領袖，以

托洛斯基居其首，以爲列寧和史太林的計劃，若無外面的革命國家的帮助，將成爲幻想。關於這種意見的衝突，史太林的政策畢竟占了優勝，爲大家所贊助，而托洛斯基的

理論則被多數所拒絕，因而兩次的五年計劃亦都繼續的實現了。其實我們的國家有龐大的領土，實質上有無限的富源，並且有相當的文化與經濟的發展，以及充分的必要學識與技術，是以開始建做一種新的生活。多年的經驗已證明托洛斯基及其信徒之如何錯誤，與乎列寧和史太林的見解之如何適當可行了。

蘇聯現在已成就了一個鞏固的工業基礎，尤其是重工業，假如發生有意外的事件及需要，牠能夠不靠外國貨物的入口，而生存。蘇聯已獲得了高度的獨立能力來推行牠的經濟機構爲更進一步的發展。然而，關於這一節，我不

願引起誤會。我國不過是設法使自身於必要時能得到高度的自給自足罷了，並非打算離開世界而單獨生存，因為那樣子是會發生停滯及衰落的。我們願意充分的和他國交換物員與勞務，並且，更重要的是，各種科學上及文化上充分的互相調劑。

我們自給自足的能力的增進更足以振作我們和平的政策。我們實力的增加使這政策愈有力量。這政策在未革命之前即已宣布，蘇維埃政府當權之後將這從來一貫的主張更為特別澈底採用。蘇維埃政府第一道詔書是一個和平的詔書，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發出。在那詔書中，蘇維埃政府向各民族及其政府提議立刻開始一種的「商議」以期達到「公正共和主義的和平」。

爲獲得和平，蘇維埃政府準備着作重大的犧牲。於一九一八年牠曾與德國在希勒斯特里托佛斯克地方簽訂一個和平的條約。蘇維埃政府曾打算和白俄軍隊簽訂和約，尤其是因爲牠們與列強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牠竟碰着了這些軍隊和牠們的保護者頑強的拒絕。和平的表示並非頹弱的徵象，因爲自從牠要求和平的努力失敗後，白俄軍隊完全戰敗了。在波蘭侵入俄境的時候，蘇維埃政府向波蘭提出極有利於波蘭的和平條件，但是在波蘭拒絕了這些條件之後，戰爭繼續下去，雖然波蘭人在華沙的附近得勝，但是在末後，波蘭僅得着了較遜於當初所能容納的條件。

自從那時候以後，蘇維埃政府在一切的外交談判上，在一切的國際會議中，在一切的時機，都努力於和平的工作。我無需在此將所有的許多遭遇，及所有蘇維埃政府因致力於樹立一個和平鞏固機構而簽的公文，一一從新敍述一遍。我的任務不過祇在將我國和平計畫的領導原則從事釋明罷了。

爲致力於國內的建設工作，我們不惜對我們的隣人作一切可能的讓步以期保證和平。有時我們甚至於作土地的讓步。但是這些事也有限制的。我們與他國交換的重要原則，史太林已曾述及：「我們不貪圖一尺外國領土，但是我們一尺的土地亦不割讓與侵我之人」。最顯著的事實是，我們愛好和平的精神不因我們實力的增加而減少，但是我們退讓的限度則因而縮小了。

我們並不拒絕作相當的讓步。比方說，我們對於中東鐵路的出售，就是一種的讓步。我們對於舊政體的財政負

坦已準備着以加高新的財政往來的利息爲基礎而求其妥協。但和平的宮殿非可完全建立於退讓一端上的。這樣的基礎較沙礫更易於移動。

即使有好心和美意，欲樹立相互的了解和永久的友誼，仍是不足的。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國，對於被凡爾賽條約所削弱權力的國家，曾表示較蘇聯更深切的同情及援助的精神，然而我們不能說，我們曾因此而得着了許多的感謝的意思，或者，我們和對於凡爾賽條約負責的國家兩相比較，會因此而被人待得更客氣些。在我們酷愛和平的熱烈願望中，我們願意隨時參加無論何種含有以拋棄用戰爭爲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爲義務及鄭重諾言的國際盟約。

我們於一九二五年和土耳其，於一九二六年和德國開始簽訂友好及中立的條約。那些條約，將和蘇聯友好的國家，及直至那時候對於新興的蘇維埃共和國仍保持冷淡態度的國家，劃出一條界線。但是土耳其及德國的好誼，在那時候也祇不過在遇有蘇聯和他國發生爭執的事情，保守中立而已。

維持和平的努力的第二步進展是不侵犯條約的統系的完成，這是由於爲捨棄戰爭而提出之開洛格白利安條約所

激成的。這開洛格白利安條約，蘇聯是於一九一八年簽字的，簽字之後，蘇維埃政府立刻和牠的西面的近鄰——立圖宛、愛沙尼亞、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及來多尼亞——商訂盟約，使這約立刻能夠在他們當中適用。在開洛格白利安條約爲所有的關係國所批准時，這約已在數個月以前施行了。

我可以說，不侵犯條約的意思是由於開洛格白利安條約之影響而爲蘇聯所發起的。蘇維埃政府逐步的和阿富汗、意大利、立圖宛、來多尼亞、波斯、波蘭、芬蘭、法國、愛沙尼亞商訂不侵犯條約，這盟約含有一種一定的義務，使每一個簽約政府不許其對於他國開始任何侵略。

更進一步的進展，可以從一種蘇聯所建議的，載有侵略界說的新條約看出來，因而一個重要點（即使不是最要點）從此可以明白了。這些條約是在一九三三年商訂的，蘇維埃政府和他的一羣七個近鄰（阿富汗、愛沙尼亞、立圖宛、波斯、波蘭、羅馬尼亞及土耳其）簽訂了這個條約；另一個是和那些小協約國（土耳其亦參加）簽訂的；第三個是和來多尼亞簽訂的。在這些條約裏面的侵略界說，現在寫在下面：

一、對他國宣戰。

二、雖未宣戰而以武裝軍力侵入他國領土。

三、雖未宣戰而以海陸空軍軍力攻擊他國之領土，海

船或航空機。

四、海上封鎖他國之海岸或口岸。

五、援助在一國領土內所組織之武裝團體而便利其侵入他國之領土，或雖經被攻擊國之要求而不肯在其自己之領土內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去除上述團體一切的援助和保護。

在中立條約及不侵犯條約中，蘇聯欲使和平的思想具體化，對於侵略的行為盡量的多設障礙，且以條約的義務來約束各關係國。當國際情勢愈趨緊張，愈形危險，當尊重條約的心理衰落，而條約的神聖衰微到變成廢紙的時候，不侵犯條約所給予的保障力量的脆弱性遂明顯了。不侵犯條約既有變成廢紙的可能，遂引出一種載有互相援助以抵抗侵略者的條約的思想。在蘇聯和法國及蘇聯和捷克斯拉夫間已簽訂了一個互助條約，正在等待他國的簽字。這些條約並非是對於那一個特定的國家而簽訂的。無疑的這些條約在要求彼此互相援助，當然有抵禦任何計劃着侵畧

和具有領土野心的國家的目的。互助條約所給予的保障較不侵犯條約尤為有力，因為牠遍使所有的簽約國出來幫助被破壞盟約者所侵略的國家。

我們都知道，在通常的商務上，有不少的不履行義務的案件，不但是簽字而直接負責的人，即背書的人也是一樣的不負責任，不幸的某種義務的担保人時常對於他們的義務，非常的大意，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背書好像是認為無須擔負責任。有時義務担保人竟去譴責第一個破壞盟約的人，但是完全不覺悟他們自己既有心抵賴，也就是盟約的破壞者了。從這點看起來，不守約的國家的數目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假如有一個新的戴歐競尼斯 Diogenes 拿着他的燈籠四面去尋找不負約的國家，我相信，在牠們當中，他們可以發覺蘇聯，對於牠的義務非常的謹慎。我們希望各關係國為真正的利害關係，對於這個抵抗侵略的正當義務予以支持。

我們為尋求和平，將繼續的努力以期樹立各國間的積極合作，不問牠們的動機如何。我們對於和我們合作的國家的一般政策是不負任何責任的。這樣的我們參加了許多的國際會議，並且最後，我們加入了國際聯盟。無論那一

種關於增進和平的新的國際活動蘇聯都不會除外。無論何種新的計劃，祇要牠稍為有一些能得到效果的希望，我們便準備着參加。

在這一類的工作上，我們曾經提議將裁軍會議改為永久的和平會議。按照牠的增進和平的政策，蘇聯曾經於過去的十年中努力於限制軍備的增加，這種軍備的增加，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都在狂熱的爭競着，尤其是在機械方面為乘機坦克車、化學武器及戰盤等。這種軍備的猛烈發展揭示着一個新的更殘暴更破壞的戰爭的準備。

回溯至列寧在領導着我國政策的時代，普遍的裁軍的理想是蘇聯在熱那亞會議所提議。我們曾提出切實的議案於一九二八年的裁軍會議。當普遍的完全裁軍的計劃不能得到贊助的時候，我們更提出一個消滅一部份軍備的程序，關於這一點，雖然在那時候我們和你們這個大國還未有外交上的往來，大致上我們和美國已是意氣相投了。不幸各國在那時候還沒有停止戰爭的準備的誠意。

記錄上給予我們充分的證據，證明蘇維埃外交政策的基本，理論和實際上，都是和平及和他國的合作，不問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的組織和我們如何的不同。和平與合作的

意義，在這個情形之下，是大致相同的。假如我們要和平，我們當然也要合作，因為國際間若沒有合作，和平的關係就無從思議了。回溯至初期的蘇維埃外交政策，列寧屢次的述及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的必要。於一九一八年，為回答關於合作問題批評的人和懷疑的人，他很鋒銳的反駁說，他看不出和那些國家妥協有什麼「不誠實恥辱，或卑污」的地方（列寧二二，二七三）。

最後，列寧這個蘇聯和其他非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合作及和平共存的理想，經過了不少的努力，尤其是由於和各國經濟上及外交上的往事，畢竟得着了國際的承認。蘇俄代表團於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的經濟會議中曾提出一個含這個原則的議案，牠已為他國的代表們所贊同。

其實我無需申說，蘇維埃政府從未慮考過任何的計劃打算在刺刀的鋒尖之上，或槍彈的籠罩之下，將蘇維埃式的政體介紹與任何國家。

我是不打算在你們面前隱匿着而不說出來，蘇聯裏面有一種的思想，並且是一種很普通的思想，就是現在所施行於蘇聯的新社會理想的成功或失敗都有一種深刻的國際意義，而且，祇要蘇聯能成就牠的較好的生活模範，牠的

榜樣將於世界的其餘各部都有影響，史太林曾明白的指出，謂無論那一國的政府的衰落，都已經內部的腐敗而來的，是由於牠自己的短處和失敗而來。政治和經濟的失敗會產生政治和經濟的變化。民衆的急需各都得着了滿足，那末，改變現狀的願望亦隨之而遲滯了。改變是由於實在的情勢所激成，而並非所謂宣傳之所能爲力。

我記得在一九二三年間當德國內部的情勢非常嚴重的時候，爲遏止流言和猜疑起見，我國的政府，爲了德國的事情向隣邦建議，大家保守絕對的中立。關於這一類的事情，我們時常的準備着設法避免任何的誤會。

雖然我們是一個懷抱和平的民族，沒有侵略的野心，雖然我們誠意的贊成裁軍，雖然我們打算和所有其他的國家合作，然而，我們仍然應該實事求是而認清目下的情勢。我們很知道戰爭的威脅仍然存在，對於蘇聯的戰事亦包括在內。我們是追求和平的，但是並非在無論任何代價之

下都主張和平。我們也應該顧到我們自己的防衛。

至現在爲止，無論那一種取消軍備或裁減軍備的普遍盟約都未能夠證明牠可以實行，因此，我們爲情勢所逼，不得不維持相當的自衛力量，來保護我們的人民被侵襲的可能。假如一旦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國民勇武上的精神，絲毫不用懷疑，並且，假如有一個侵略者揀中了我們來做他的侵略的標的，我們相信，我們還能夠從仇敵的帳幕中得着許多民衆的同情。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這種的侵略是從外面來的，侵略的責任不在我們這方面。和平是我們的口號，但是假如侵略者果真來了，我們自己相信，我們的共和政體必定能夠充分的表現出牠的偉大能力來保護牠自己本身，即使犧牲到無可再犧牲，精力用到山窮水盡的田地，亦所不惜。

(孫葆華譯)

通 信

「鶯江深且長，南方之強」，這些好拓殖海外習於海

戰而戀戀不忘故土的閩南人是我好久要來看一看的。十九

萬島民，我認識的屈指可數。費了一二天工夫從這街穿到

那街，深感覺得他們都在蕭條枯澀的環境中掙扎着，（當然富有者和鼓浪嶼上的燕居享樂者除外）。這裏沒有什麼工業，生活必需品幾乎都是舶來的；貿易上輸出是二百萬元，輸入是一千萬元左右。我起初詫異這樣的都市是如何能支持起來，後聽銀行界的朋友說華僑每年要匯回國四千五百萬。我在中央銀行的櫃台上看見一個形容勞瘁，衣服極陋的赤足老，儲存一萬元的匯票，這是生平第一次看見這樣大的數目的票據。在這裏或許就是廈門將來發展的生機，也使我想像着廈門大學在華南及中國海與南洋的前

途和使命，廈大的風景和武漢大學相伯仲，然合異其趣。

武大的校舍幾乎都在山上憑眺着灔澦的東湖，廈大則校舍多在平野之上，只有行政樓即生物院和一部份的住宅在山

上，與汪洋的碧海島嶼相望，實為壯觀。廈大的地址是鄭成功練兵處，也是民族壯烈抵抗英兵的場所。聽說道光年

間滿清朝廷曾在此地歡迎美國艦隊。當然日人久已垂涎，本年八月十二日曾有日本艦隊共七十六艘來港前示威，民氣因此更為激昂。鄭成功戚繼光的精神尚在閩人的血液裏，連我的手巾上面也印得有戚繼光塔四字呢！（陳友松）

書評 校讀英國文官制度書後

英國文官制度(*The Civil Service of Great Britain*)一書，為 Robert Moses 博士編著，列入美國哥倫比亞

錄條例文書等七種，惟譯者未及譯出，好在無大關於宏旨也。

大學叢書，於一九一四年出版，經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編纂，譯成中文，交哲校正，細審書中材料，多取之於創制及改革文官制度之各種建議、計劃、及條例等文獻。原書末附

校讀一遍，除略修補詞句外，覺全書譯筆信達，而書中述英國文官制度演進頗詳，并以「競爭考試」為推進英國文官制度及澄清吏治之動力，堪為我國創制新文官考試

制及澄清吏治之借鉴。

英國文官制度之改革，始於千八百三十三年之改革印度文官制度。前此，英國不以考試取士，其人仕者不以學識才力，而以門第權勢，仕途龐雜，賢路梗塞，朝有戶位素餐，野有賢能君子。迨千八百三十三年之東印度公司約章案 East India Company Charter Act 中規定考試取士後二十年，麥皋萊 Macaulay 倡行公開考試，以才真取士，得當局採行；嗣於千八百七十年英政府公佈公開競試法，則文官考試制度備，而改革文官制度之精神粲然矣。

英國自文官考試制度設，則文官制度更臻完備，而有

入仕者得角逐於考場，以才進。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政府復固其祿位，厚其俸值，則知恥廉潔之風敦，無所干求而趨奉之習祛，政治清明，國基遂固矣。

美國鑑於英國因實行文官考試而澄清吏治，於千八百八十三年制定文官任用法，設立文官考選委員會，遂賴此而救濟美國政治史上所謂「分贓制」Spoils System 之弊。

二千年來，我國即以考試取士，然迄今吏治反形紊亂

，原因雖多，而官制官規未立，吏才未用，是一大因。夫官制官規立，則行政系統明，責任清，而貪污絕。夫賢才用，則政事舉，人民利，而國家福。且立官制官規者人也，行官制官規者亦人也，是治國之原在得人，此選賢任能所以重也。雖然，賢能治國，必有法度，稽之史乘，中外無爽，是官制官規又不可缺也。於此可知欲澄清我國今日吏治，捨創制新法度及吸收賢才外，別無捷徑也。

創制新法度，固不宜仿古，亦不宜趨異，仿古趨異，不無扞格，唯有針對我國現時需要，參照中外成規改弦更張，創制完善適用之度；於此則借鏡他國，非可缺或緩也。

考試院有鑑於此，為用考試吸收賢才，以創制善良法度，澄清吏治，致國家於治平，乃擬取各國良法美制，調濟會通，以為改革我國政治張本，遂設員編譯各國官制及考試法度等書，本書即其一也。

雖然，我國考試制度為世界最優良者，且為英國文官考選制度之典型，總理中山先生已於五權憲法中言之矣，是則我國今日創制新考試制度，固宜取各國考制之長，尤宜發揚我國固有考制之精神。我國固有考制之精神，首在

考政之統一，是則今日我國最高考政機關應於主持文官考試外，兼管候選人，武官，及學生考試，使整個考試權操於考政機關，以免爲政者自啓方便之門，競選者利用勢利

之力，而貫澈考試之效。此願雖奢，亦唯有此方能澄清政治，提高效率，促進學術，事在人爲，望國人促成之。

(蕭文哲)

寄 稿 的 人 們

蕭文哲曾經給我們作過「要求速設少年法院」一文（第十七期）陳友松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授，本刊的讀者，已有相當之認識，不用再加介紹。

林雲谷素即研究日本問題，發表了的專著，已經不少。他在中大曹種文顧傳泗拿公民的資格，討論國代選舉的問題；態度既是很課餘的時候，會抽空替我們寫下「日本對華的認識不足論」一客觀，自然值得關心選政者的注意。

文，我們當然很感激。

王季高仍在中央大學政治學系任課。

國際現勢 袁道豐著 實價五角

西 康

梅心如著 一元六角

本書共十章，舉凡有關關係國際政治之問題，均經述及。而以最近英法協定後的事蹟為主，對於事態演變之原因，無不精研深討。阿比西尼亞一章，敘述至意阿戰爭的開始，太平洋霸權問題及英美日的三角關係，均加以極精細之分析。開後對於世界現勢及將來動向可以瞭然。

西藏史地大綱

洪滌塵編
實價一元

本書首為緒論，次為地理歷史之分論。插入重要圖照多幅。關於晚清及民國時西藏之歷史，英帝國主義之侵吞，俄帝國主義之企圖，國際關係之複雜，與我國邊防之重要，都有詳細之敘說與推論，讀此並可知西藏之最近實況。

民族主義原論

袁業裕著
實價七角

本書詳述民族之發生，民族構成之要素，民族主義之史的發展，亞洲民族主義之概況，總理民族主義之精義，並批評各國民族主義之錯誤與世界主義之誤入歧途，最後根據總理之正確觀念，說明達到世界大同之途徑。

東北地理

許逸超著 實價一元

本書側重地人相互關係，一洗往昔文史地並為一談之謬誤解。首究東北自然環境之生成，繼以現經濟人所表現之民族精神及此二者相互作用之結果，終論東北人文環境及其未來經濟人相互間影響變化與夫結果之推測。

寧夏省考察記

傅作霖著
實價九角

本書第一編總論，追溯歷代疆域之沿革，人口物產之多寡，民情風俗之狀況。第二編本論，將全省財政、教育、交通、水利、鹽政之現狀，分別紀述，內中材料統係作者親往各地所蒐輯。第三編結論，即為今日建設寧夏之方略。

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 非常時日本之防經濟 新疆史地大綱

洪滌塵編
九角五分

麥純聲等著 實價三角五分

張白衣譯 實價大洋八角

本書地理部份，將地位地勢，氣候物產，交通

我國邊疆問題，原甚複雜，當此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時，急待整理不容諱言，本書將新疆、西藏、雲、貴等關係，均有詳細說明，戰時經濟統制方法，更分別詳加論討。對於侵略國之陰謀，更詳細揭穿。之常識，而本書則大可為我人之參考。

舉凡日本戰時與資源、產業、財政、金融、貿易，重要城市，人口人種，宗教風俗等詳加敘述；歷史部份，自兩漢於來至最近之事變為止。於新南、南海諸島等之過去現在，及今後治理邊疆之方法，有具體解釋。生存於現代之國民，不可無國防經濟取材切當，文筆暢達，洵研究邊疆問題之要籍也。

本刊第十九期內容

國防政府的組成與運用 ······ 張滙文(一)

爲選政當局進一言
曹立瀛（九）

學者從政……
深鉤如（一六）

通言：敵行的藝術

書評·桑巴特新著德意志之社會主義……朱 傑(三三)

卷之三

價等第地
位全面半面四分之二

是
讀
詩
等
底
封
面
之
外
面
六
十
元
四
十五
元

非告

公
自
優
等

(二)底封面之裏面
五十五元

論及目普通正文中間四十元二十五元十五元

(一)讀書均為白底黑字，用與原地位同樣之紙張排印。

刊
五
酌收製版鋅版費。其委託本社代辦者，須簽訂廣告契約。四、欲登廣告，須簽訂廣告契約。

知詩緣情形詩向南京總督署拜辭不願居官服侍於

卷之三

南京珠江路

不
發行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許
三
二
一
號

南京國府西街

載印刷者中山公記印書館

電説二六九

南京國府西街

王公記印書館

電詞二十九

刊 列 例		價 第 等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目	價	特 等	底 封 面 之 外 面	六 十 元	四 十 五 元	
優 等	價	(一) 封 面 之 裏 面	五 十 元	三 十 五 元		
普 通	價	(二) 底 封 面 之 裏 面				
正 文	四十 元					
中 間	二十五 元					
	十五 元					

(一) 廣告均爲白底黑字，用與原地位同樣之紙張排印。
 (二) 銅鋅版自製，其委託本社代製者，須繪就圖樣，並酌收製版費。
 (三) 諸登廣告，須簽訂廣告契約。(四) 欲知詳細情形請向南京鐵管巷瑞福里本社廣告股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經售及代定處

中山路二九〇號(珠江路口)

浙江興業銀行

城北

電話二二八九五

分理處

存息優厚匯兌迅速

是非公論半年合訂本

定價一元二角
十月十五日出版

諸君

欲得精美裝訂，

請到

集成裝訂印社

內巷帽紗大：址社電
三一五二二：話

包君滿意！

地址 中山路中央路

敵廠專修汽車及汽船機器
腳踏車等一切機器承
蒙賜顧請撥電話
三一八〇九

當派人
來接洽

扶輪日報

言論犀利

直接訂閱

消息靈通

優待期間

副刊精彩

三月一元

編製醒目

每晨送到

角路府國路北山中京南：址社
號四三九一二：話電